

读一读那些值得回味的书

“霜色”又可称雪色、雪白，是古人对于霜雪之白色的形容，可能是人们在还无法把颜料和染色做到非常白的时期，对观念中非常白的一种形容。

硬要考究，雪和霜是透明无色的，但这些小冰晶对各种光的反射和吸收几乎相同，所以显现出亮白色，是一种冷调的白。无论是“霜色何因入鬓根”的无奈，还是“气凌霜色剑光动”的凛冽，霜色始终与寒冷、垂暮，或是锋利、无情相关。这是一个难以亲近的颜色，却又因为它的纯粹之白，教人始终甘愿追随。哪怕不能触及，远远地望见那一抹冷艳的白，也是知足。

玉色，一般解释是玉的颜色，即略带淡青的莹白色。古籍《玉纪》记载：“玉有九色……以洁白为上。”虽然古时的玉包含多种不同成分的矿物，但以和田玉最为多见。上好的玉色如羊脂，油润细腻，光华内蕴，声音清扬。故而儒家认为“君子比德于玉”。特别是白玉，代表纯洁无瑕，是“显洁白之士”，被视为只有君子士人才有资格佩戴的饰物。

“玉色”一词出现很早，在战国时期的《楚辞》里就有见。不过，它作为颜色词，基本上还是从明代开始。《明史》里记录穿玉色的人群最多的是生员，可以说是秀才的标志色彩。传统绘画中，玉色是一种近乎白色，略带浅绿的颜色。

“缟”本义为未经练染的本色精细生坏织物。据《汉书》颜师古注解，缟就是本色的缁。历史上以鲁国曲阜所产尤为轻细，称鲁缟。故《汉书·韩安国传》有“强弩之末，力不能穿鲁缟”一说。

作为颜色，缟引申为白色。《诗经·郑风》中形容女子即为“缟衣綌巾”，后缟素一般用来指代丧服。因古人用绢帛书写，故亦以之为书籍或书信的代称。缟素的白色与其他颜色不同，是未经染色的丝帛颜色。

那是一种怎样的白呢？或许更接近一种本白色，朴素而不耀眼。缟，仿佛一种不谙世事、未经任何风霜漂白或染色的白，有点类似象牙色或乳白色，含着与生俱来的灰度，缟衣飘飘，从远古走向今时。

柘黄又称杏黄、赭黄，为柘木汁染的赤黄色。据说在月光下能呈现出略带赭红的光泽，炫目引人，因此受到隋文帝的钟爱，是以他“着柘黄袍、巾、带听朝”，于是柘黄自隋唐以来为帝王的服色。唐王建《宫词》之一载：“闲著五门遥北望，柘黄新御柘木高。”

然而初唐时柘黄虽然受官中宠爱，当时却并未将其作为帝王垄断之用色，而臣民“仍许通着黄”，直到唐高宗总章年间才“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”。至元代曾明令“庶人不得服赭黄”。明代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禁臣民用黄，更附加一条“即柳黄、明黄、姜黄诸色，亦应禁之”，由此，黄色终于完美蜕变，从低微的土地草木之色，走向了尊贵的皇家庙堂之颜。

香色原为佛家用色，相传以取自印度的干陀树皮汁液染成黄褐色，有说干陀树即安息香树，故称这种染色为香色。香色源于何时已不可考，到清代却一跃而成了权贵用色，《清稗类钞·服饰》中记载：“香色，国初为皇太子朝衣服饰，皆用香色，例禁庶人服用。嘉庆时庶人可用香色，于车帷巾帟，无不滥用，有司初无禁遏之者。”

黄色加黑色，还有一点点绿色，再加一丝丝香气，接近浅橄褐色，但又不是那种普通的浅黄、深绿或是黄绿，终究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色彩。

艾绿，顾名思义是艾草的颜色，绿中带着苍白。这脆弱而鲜嫩多汁的色彩，与女子有不解之缘。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”，艾草早在《诗经·王风》中就承载过对采艾姑娘的殷切情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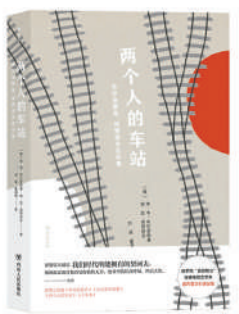
艾色可以形容美色，故有“知好色，而慕少艾”之说，少艾就是指少女。艾草全草可入药，还是中医艾灸的主要材料。民间每逢端午，家家户户悬挂艾草以辟邪驱虫。鲜嫩的艾草和糯米粉按一定的比例和在一起，包上花生、芝麻及白糖等馅料，就是清明时节南方人喜爱的青团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义：绛，大赤也。可见“绛”是比“赤”更深，比“朱”更暗的红。绛以丝为偏旁，但与其说它是织物，不如说是织物的染料，即一种以绛草为原料提炼出的红色染料。《尔雅》载：“绛，绛草也，出临贺郡，可以染。”唐代吕延济注：“纶组紫绛，四者皆海中草。”简短的信息，仅仅道出了绛草的出身、用途。

绛色的织物可文可武，文有东汉马融授课时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后人以“绛帐”喻名师传道；武则有以绛色为军服色，增强杀气的传统。大约“绛”是最富于感情的红色，在战场上，是猎猎飞扬的绛红袍；在花月间，是一曲婉转的点绛唇；到了小说家笔下，又是一株泣血的绛珠仙草。

这些古代色彩  
的名称不仅优美，  
还非常讲究，每种  
颜色的背后都有一段  
故事。它们不仅深入  
到古人的文化生活中，  
也流传至我们当  
下的生活中。

《两个人的车站》  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2019年9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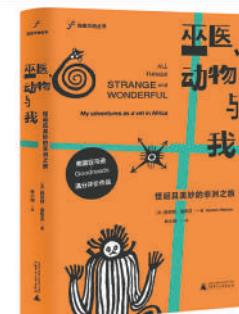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俄罗斯国宝级导演梁赞诺夫，可能许多中国观众都会第一时间想起那部无比经典的《办公室的故事》。在俄罗斯，人们似乎更加热爱他执导的另一部经典影片《命运的捉弄》。他的作品还有《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》《残酷的罗曼史》和《两个人的车站》，也都在国内上映过。如今，这几部风靡一时、成为几代人银幕记忆的电影作品的剧本改编小说和舞台演出本，终于得以初次引进出版，并收录翻译家董道明的经典译本，另附专门撰写的导读文章，引领读者走进梁赞诺夫的喜剧世界。

《作文课》  
新经典·花城出版社  
2019年10月



本书作者尚爱兰是位语文老师，也是作家蒋方舟的妈妈，这本书应该是写给尚老师即将退休之际，因为她在自序中说：“在职业生涯结束之际……与自己的职业好好地做一场告别。”在这本书中，尚老师拟出三个“样本学生”作为自己教过的所有学生的集合范例，书中的师生对话，也都出自她教学过程中真实的对话实录。她自信地说：“请个大学家教作文，不会比我教得更好。因为作家没有教学经验，容易高估了学生，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。”她在本书中提出的，都是实用可操作的方法，值得家长参考。

《巫医、动物与我》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19年9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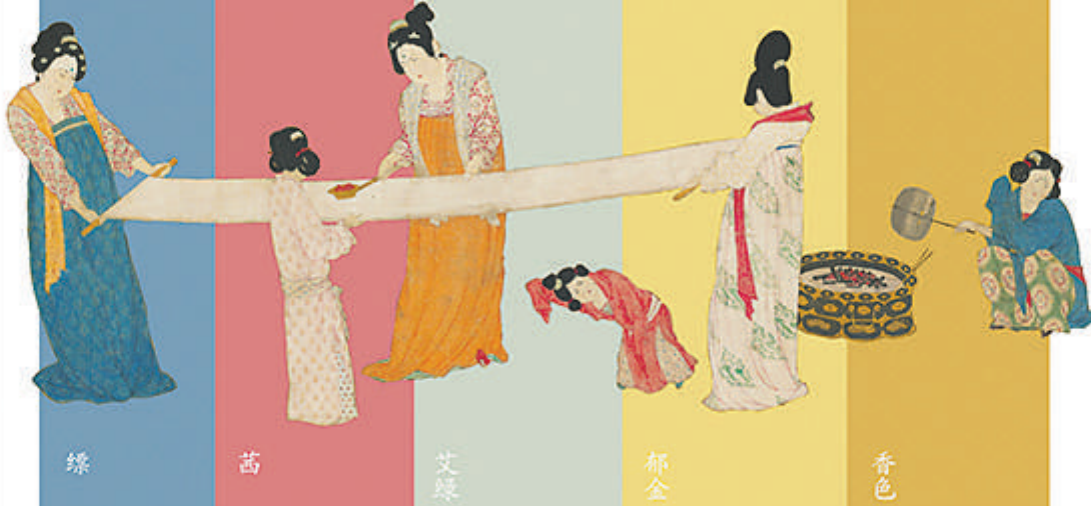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一位从美国来的兽医与非洲本土巫医迎面碰上，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本书作者赫伯特·雷布汉以兽医的身份到非洲行医的那段时间，遭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人和事：拿着大刀和市场上的肉贩打架；在酒吧跟人比腕力、教酒吧女郎下棋；主持当地人的成年礼并学习如何联结“圣灵”；他还跟巫医成了好朋友，一起探讨人生哲学问题……书中那些光怪陆离又精彩纷呈的故事，看似不务正业，其实帮助了许多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和动物，也让他这趟非洲之旅格外与众不同。（斑斓）

# 霜玉茜草 粉黛丁香

古代的颜色们，名字多么美

青筒 著



绛

茜

艾绿

柘黄

香色

霜色

玉色

缟色

柘黄

香色

艾绿

绛色

黛色

丁香

鹅黄

茜色

周/末/荐/书

读 书

我/的/读/书/笔/记

平凡而微小的故事  
却映出巨大的阴影



犹豫了好一阵子，才决定去看这本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，因为预料到故事不会很精彩。我的预料没有错，这本书的作者文笔一般，故事讲得也平淡琐碎，一本薄薄的小书，一晚上就能翻完。就是这么一本看起来淡如白水的书，当年出版仅两个月后便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售出记录，并创造了实体书百万销量的奇迹。今年，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后，再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

秘密何在？一句话或可归纳：几乎每个生活在韩国的女性，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。透过书中女主人公金智英的人生，读者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痛苦，现在的烦恼，以及很可能出现的未来。

金智英是韩国80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之一。书中的她出生于1982年的首尔，父亲是公务员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，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。家里的宝贝当然是弟弟，唯一的男孩。从小开始，智英和姐姐都要等弟弟吃饱才能动筷子，总是眼巴巴地看着肉被奶奶首先夹到弟弟的碗里。

她的奶奶和母亲，都曾为了家里的兄弟而牺牲自己的人生机遇，为了伺候丈夫做牛做马，也毫无怨言。上小学后，男同学总是欺负金智英，她哭着为自己抗争，只换来老师的一句敷衍：“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男孩子都会欺负喜欢的女生。”

如果说，金智英成长时期的伤痛，已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逝，那么她步入职场后的遭遇，则是书中共鸣最强烈的部分——据出版社统计，78%的购书人群，是出生于1989~1999年间的女性。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女性，多半处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：职场、结婚、生育，三者的矛盾难以调和。

小说中，金智英的姐姐希望成为电视制作人，却被家人劝说去读师范学院。金智英作为未婚未育的女员工，也默认被放在公司的项目组之外，干些可有可无的杂活。她也曾经非常努力，但那块“玻璃天花板”一直都在。

怀孕之后，她和丈夫反反复复权衡，最后还是由她作出牺牲，告别职场回归家庭。因为在首尔，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，便抵得上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。既然夫姐同时在育儿上的设想难以实现，那么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。那个被默认为需要辞职的人，基本都是收入较低的妻子。

她也曾想过重返社会，却发现加班文化突出的韩国职场里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雪糕店，并且就算是这么一个很不理想的职位，在她稍微犹豫后，也没了空缺。她十几年累积的名校履历和职场经验，通通化为虚无……

小说的开头也是故事的结尾，金智英疑似精神分裂，开始用其他女人的口吻讲话。失去了自己的声音，她，还有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说的吗？（文/Cobra）